

國三學生考試經驗之詮釋與反思

許惠茹*

考試經驗是所有當過學生的「我們」，共同擁有的回憶，但是少有研究聚焦於探究學生的考試經驗。本研究主要探究國三學生的考試經驗，並運用詮釋現象學為研究方法，試圖對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做更完整的詮釋，並將其延伸到對教學的反思。研究目的主要為探究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並反思國三學生考試經驗於教學之意涵。研究發現包括：一、考試如圍城，住著異化的人。二、圍城中充滿情緒的交織與負載。三、數字化約導致慣性的認知與認同。四、考試如同是經濟性商品製造的過程。五、考試壓迫學生主體產生學習抗拒六、考試和作弊為共生的生存策略。文末並根據研究發現提出教學問題作為教師教學實踐的反思。

關鍵詞：詮釋現象學、考試經驗、主題分析

* 許惠茹：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
tst061@ms.tsjh.cyc.edu.tw

A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and Reflection on the Experience of Examination for Ninth Graders

Hui-Ju Hsu *

Examination taking experienc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for all of us when we were students; however, few researches focused on students' lived experience of examin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seek and understand the examination taking experie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was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discover and interpret the essence and hidden meanings behind the examination taking experiences, and reflect upon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and clarify the themes. Six essential themes were identified as follows: First, examinations encircle students' world where all the people (including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are alienated. Second, in such lived world, students suffer strong emotion laden experiences. Third, exams may be experienced as numbers and have a great effect on people's 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ourth, examinations are just like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economic goods. Fifth, examinations oppress student entities, and as a result, students resist to learn. Sixth, the examination and cheating coexist and becom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urvival tactics. Finally, a pedagogical discussion aims to remind educators about the need to reflect on their examin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examination experience, thematic analysis*

* Hui-Ju Hsu: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國三學生考試經驗之詮釋與反思

許惠茹

老師問：「你的考試經驗像什麼？」

學生說：

「考試就像火災，燒掉我玩的時間和控制我的自由，無法逃生，快要窒息了」

「考試就像走黃泉路，前面的女鬼就是我媽和老師」

「考試就像冒險，考得好會有寶藏做為禮物，考不好就會有很悲慘的下場」

「考試就像過獨木橋，隨時要擔心自己會掉下來」

「考試猶如下十八層地獄，走到最下層，就要被趕出家門了」

壹、走向探究的源頭－研究動機與目的

翻開報紙，常可見與考試相關的主題報導，考試儼然成為國人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更是學生學校生活的主軸，以及青少年中最常見的生活事件之一（朱士祈，1988；黃子青，2006；蔡嘉慧，1998）。「考試」牽涉的似乎不只是考生個人的情緒、教師和家長的互動，甚至更擴大到社會層面，包括政治、經濟、及全球化的競爭（Li, 2005；Pong & Chow, 2002）。

每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猶如國三學生的總結性評量，學校行政及教師無不在基測之前，緊鑼密鼓安排許多大大小小的隨堂考、週考、月考、模擬考等考試，學生也花費大多數的時間於考試的準備上。但是，考試結果背後的意義，卻實際關連到社會全體考生的排名與生存－你可以在哪所學校繼續安身，並繼續下一階段的考試與競爭。郭瑞坤（2005）提及教改的行動，彷彿是成人世界（老師、家長、官員、研究者）試圖去貼近與感受孩子的教育處境，冀望聽見並凸顯孩子快樂學習的聲音。然而，褪去教改的層層面紗，「考試」仍然不動如山，如影隨形的伴隨青青學子的學習生涯。考試經驗是所有當過學生的「我們」，共同擁有的回憶。因此，考試於學生學校生活

的意義，更是值得被加以深入且放大來探究的。同時，描寫考試經驗更可以開啓老師和學生反思的機會，並且討論可能的教學意涵和重要意義，藉此也可反思教學問題和所在環境的文化脈絡（Pong & Chow, 2002），因此間接構成研究者探究學生考試經驗之意義的研究動機。再者，研究者身為國中教師又同時為教育所研究生的雙重身份，也冀望藉由此研究，能提供自身及教師對於教學專業的反思與行動之參考。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研究者以國三學生考試經驗之探究為題，研究目的主要有二：

- （1）探究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
- （2）反思國三學生考試經驗於教學之意涵。

貳、構築先前理解－相關研究探討

研究者以考試經驗、評量經驗與升學壓力為關鍵字搜尋文獻，作為探究學生考試經驗之先前理解，相關歸納整理如下：

一、失落的一角：「學生考試經驗」的相關研究有待探究

Pong 和 Chow（2002）認為考試明顯的創造許多的壓力，考試壓力也是教育者、家長及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少有研究是呈現教師和學生真正的考試經驗。Li（2005）分析關於考試的相關研究，認為許多研究文獻著重在考試的政治、教育和經濟面向，研究也多是討論如何建構考試的技術性議題，或是關於考試的心理測量分析（如，考試的信效度檢驗、考試的效能和產出）。

研究者首先以「考試」為關鍵字，查詢近十年國內關於考試主題的文獻，加以歸納整理後發覺，在專案研究關注的面向，多是關於考試與高等、技職教育的相關研究（王世英、蘇玉龍，2007；林尚平、游萬來，2003；胡夢鯨，2006；莊貴枝、張文雄，2002），研究內容也多著重於考試制度之改革、規劃、比較、實施與配套之研究。而搜尋全國博碩士論文以「考試」為主題的研究，至 2008 年一月十日止，有 118 篇之多，但國內的相關研究也如上述 Li（2005）及 Pong 和 Chow（2002）所提，少有研究是以探究學生考試的實際生活經驗，以及教育者對學生考試與教師教學的理解。爰此，「學生考試經驗」的研究議題，猶如失落的一角，實值得更多相關的深入探究與理解。

二、面紗的背後：考試現象的隱喻

Li (2005) 以詮釋現象學的方法探究中國學生的考試生活經驗，「考試」兩字於中國象形字的意義，就如同是士兵，手中拿著武器，有「嘗試」和「競爭」的意味。侯文詠 (2003) 的文學作品《危險心靈》中描述國三學生的考試經驗與生活感受的片斷，文中也呈現許多對考試現象的隱喻—教室如同禁錮的「監獄」、教師如同「怪獸」緊迫的追趕、同學猶如凌空而下的「禿鷹」相互競爭、學校即是「雞場」，而學生猶如面色蒼白，睡眠不足的「雞」，努力吃著飼料 (頁 122-164)。

黃子青 (2006) 則以自身的考試經驗與感受為出發點，以《電腦動畫：「考」之操縱者》為研究主題 (影片連結 <http://ottomarco.blogspot.com/>)，呈現考生於龐大的考試制度下，無奈的屈服以及任由考官宰制的現象與感受。動畫作品中「考」與「操控」的意涵呈現，如用繩索操控取代刻板印象中的考試監控過程，繩索象徵著操縱，更動態呈現考官與考生間的相互拉扯關係。其它隱喻，如參加考試猶如等著被審判、木偶代表考生，被視為可操弄的傀儡，可以被支解，剝奪其個體性、考場狀似骷髏的外觀象徵考生倍受折磨的身軀。影片中，考官與考生則呈現出上對下的階層關係以及操縱行為，最後轉變成失控與混亂的結果，令人深思。

三、剪不斷、理還亂：考試與諸多現象的關聯

研究者嘗試進一步由升學壓力與評量經驗尋找與考試經驗相關之研究，發現考試與諸多現象的關聯。以下分點敘述：

(一) 升學考試壓力與親師生關係

Li (2005) 與黃炳城 (2004) 的研究結果指出考試肩負教師和家長的期待，但是學業成績卻也造成親子間的主要衝突議題 (李介至，2002)。探究升學壓力和考試的關聯，由考試所造成的升學壓力則是中學生的主要壓力源之一 (林月盛，2004；高淑芳、陸洛，2001；張郁雯、林文瑛，2003；張酒雄等，1997；傅瓊儀、陸偉明、程炳林，2002；歐慧敏，2002)。而陳昭蓉 (2007) 更進一步探究發現國中生的升學壓力中以考試壓力最高，而且升學壓力愈大者，親子關係的溝通愈不好。雖然是家長善意的關心與付出，但常常因為家長情感過度涉入，反而帶給子女額外的壓力，導致實際支持的效果不彰 (楊永瑞，2004)。而學生感受升學壓力高者，較常採取消極因應的

態度，對其身心健康和所知覺的班級氣氛也會造成不利的影響（黃淑馨，1994）。然則在廣設高中與大學的教育政策下，高中與高職學生的比例趨於平衡，應有助於緩和學生的升學壓力，但是張郁雯和林文瑛（2003）探究升學壓力的社會意涵，發現社會仍存有根深蒂固的升學主義與菁英思想，升高中的機會相較下仍顯不足，因而造成升學競爭。

（二）考試突顯親師生價值取向的偏差

考試更突顯親師生對「價值取向」的偏差，例如，Li（2005）的研究發現於考試取向的學校生活中，學生被要求經歷他們的相關價值，如在競爭與比較的結果下，呈現出學生的類別是精英的、普通的、低分群、高分群...等。因此，在考試取向的教室裡生活，學生主體有被邊緣化的感受，同時呈現強烈情緒負載的經驗。董玉如（2002）則發現，即使在多元評量教室中學生仍舊追求分數，並表現出在分數底下求生存的各式樣貌，分數成為學生主體自我價值建構的一部分，同時將分數視為可累積與轉換的資本，換取如：零用錢、進入好學校、教師獎勵等財貨。黃炳城（2004）也發現學生對目前深刻的評量經驗還是轉化在分數上，而影響學生評量經驗的因素，其隱性力量所指的是學生自己對評量的認知和評量舊經驗，顯性力量的影響則是指老師的期望和家長的希望。考試也關乎到面子，而面子猶如自尊的隱喻，考得好則可增加榮譽與自尊，更可促進家庭的整體性價值。

（三）考試形塑認知知識與自我認同

Pong 和 Chow（2002）的研究發現中國的考試系統有其長久歷史，並緊密編織於中國人的態度—用功求學問以及傳統的認知知識的學習，也造成學生內化了此文化價值以及關於學習知識的信念，而不同於美國重視合作價值的教育結構。這樣的思維，也讓老師和家長為學生添加許多無聊的功課與作業，甚至苦苦去追求未拿到的分數—上補習班去（董玉如，2002；Li, 2005）。再者，Li（2005）也發現考試會形塑自我的認同。考試成為學生於學校發展自我知識的單一媒體，學生成長的知識會自我歸類為我是低分群或是優勝者，因而學生的自我認同會受到發展和侷限，而用考試來加以分類自己。

（四）考試牽制教學實踐

多數教育研究和革新也致力於設計更好的課程和更有效的評鑑機制，但卻無法更深入的著重學校內教學實踐的品質；考試的高度選擇性特質迫使教師著重公平性與客觀

性，以分數為客觀的基礎，老師也多是技巧性的幫忙學生準備考試(Pong & Chow, 2002)。而考試和評量於教室的實踐，呈現的是教師每一刻對學生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評量(Li, 2005)。Pong 和 Chow (2002) 即建議，教師應對考試文化傳統有所覺醒，教師專業不應只是符合規範的教學角色與管理能力，而是應更敏覺於建構對學生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四、小結

總結上述研究可知，考試的顯性與隱性影響層面廣泛，大至對社會文化菁英取向的建構，小至教師教學實踐的堅持，更中介了親師生於情緒、認同、價值觀的變化，凸顯了考試所呈現的獨特教育意涵，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價值。而本研究聚焦於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以及教學意涵作為教師教學實踐的反思依據，為本研究之重要價值。

參、擘畫我們的置身所在－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運用詮釋現象學為研究方法，試圖對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做更完整的探究、理解以及描繪，並將其延伸到對教學的反思。研究設計分項敘述如下：

一、採用詮釋現象學為研究方法的原因

本研究主要採用 Van Manen (1997) 的詮釋現象學研究，試圖由學生的考試經驗敘說中，再現學生考試經驗的深層意義。依據 Van Manen (1997) 所言，詮釋現象學一方面是描述性的現象學方法論，一方面是解釋性的詮釋學方法論，因此不僅留意現象如何發生，並加以解釋讓現象自顯其貌，是一項對生活經驗意義探究的人文科學。再者，詮釋現象學的研究乃試圖對人類的經驗及人類建構的意義作互為主體的瞭解，並尋找經驗背後的意義組型加以解釋(高淑清，2001)。詮釋現象學的研究，既不在捕捉「事實」，也不意在建構普遍的實徵性理論，而是要適切的把握人類現象的「意義」(meaning)(李維倫，2004，頁 164)。

爰此，為了真實呈現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研究者在進入研究場域之前，將自身的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如對文獻的理解、視為理所當然的思維、對學生考試經驗的假定等，放入括弧(bracketing)，運用存而不論(reduction)的方式，

以開放的態度進入研究場域蒐集資料與進行研究。

二、研究限制

研究者選取一所研究者便於到達參與觀察及訪談的國中，針對該校國三學生考試經驗做深入之探究，研究時間由 2007 年九月至 2008 年三月止。雖然，國三學生此時還未參與正式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但是學校仍有安排多次與基測流程相似的模擬考與全國基測模擬大會考，讓學生提早感受國中基本學測的考試情境。因此對於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資料蒐集，此為資料蒐集的研究限制。

三、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相關介紹

（一）研究者背景說明

研究者本身的雙重身分，一方面是國中的教師，另一方面又同時於博士班進修學位。進修學位對個人的專業成長助益甚多，也讓研究者對於教學現場更具敏銳度。研究者以個人經驗為起點反思學校生活，敏覺於個人與現今國中學生即使年齡有二十歲的差距，但是考試經驗的感受卻是如此相似，令研究者好奇「考試」是如何主宰我們的生活經驗，就這樣開啓了研究者與學生們置身所在的對話。

（二）研究參與者和個案學校背景描述

為了呈現現象具普遍性的特色（Van Manen, 1997），本研究不限定研究對象的選取。因此，研究者採取立意取樣，選取南部某一所國中為研究場域，為了取得回應研究問題的豐富資料，研究者公開徵求校內對「考試」有特殊經驗或感受的國三學生參與研究，共計招募研究參與者六名，其背景描述如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背景描述

學生（代號）	班級	訪談次數	背景描述
嬋嬋（S1）	語文資優班	3 次	成績優良，曾參加多項比賽與競試
晃晃（S2）	數理資優班	3 次	原於普通班，二年級時被轉入數理資優班
育育（S3）	普通班	2 次	原於語文資優班，一年級下學期轉入普通班
怡怡（S4）	普通班	2 次	原於私立學校就讀，二下時轉入公立學校
娟娟（S5）	普通班	2 次	成績不錯，有些科目有瓶頸，喜歡繪畫
強強（S6）	普通班	2 次	原本成績不錯，二年級逐漸排斥上課與考試

個案學校為南部一所三十班的中型國中，相當重視學生的升學考試，例如國三光是由行政所安排的基測模擬考就有十次之多，目的即是讓學生於參加國中基本學測考試前能有完善的複習。每年的第一志願錄取率，均是學校年度招生與家長選擇學校的重要指標。

四、研究資料的處理

（一）研究資料的蒐集與檢核方式

洪雅琴和李維倫（2007，頁 157）認為「置身所在的本質乃作為生活行事中事物的意義來源，應當被當作一種現象學的現象。同時對於置身所在的解明有賴於對人們具體行動與交談內容所做的詮釋性解讀」。基於上述，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為主，貼近觀察獲得的經驗軼事資料和學生文件資料為輔，作為資料蒐集的來源。

深度訪談可以讓學生深入描述其心中對考試經驗的想法與感受。研究者的貼近觀察包括學校課堂觀察、觀看學生網誌等，企圖更加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而貼近觀察所獲得的軼事資料，Van Manen（1997）認為採用靠近觀察法所產生的經驗軼事，是一種有重點的特定敘說方式，可以突破觀察法所常產生的距離，此時研究者不僅是參與者同時也是觀察員。而軼事是描述一項經驗或事件，可讓人們依具體的方式反思經驗（Van Manen, 1989, pp. 247- 248）。因此當研究者進入現場參與觀察的同時，研究者即針對敏覺的現象詢問研究參與者，並要求研究參與者以敘說或書寫的方式記錄下來，作為研究者關於經驗軼事資料的搜集，如此可以讓參與者敘說經驗而不加上研究者的判斷或意見。學生文件資料包括蒐集學生平時於考卷上或是任何文件上與考試經驗感受相關的塗鴉或是文字書寫，並依據其塗鴉或書寫的內容，要求受訪者再加以深入描述其心中的想法與感受。

於詮釋的過程中，研究者使用多種策略檢核研究資料，第一重為資料來源的三角測定，研究者由多方資料來源，如訪談、經驗軼事、學生文件來檢驗不同資料來源的一致性。第二重為研究對象的檢核，在訪談、觀察或取得研究者參與者的經驗軼事資料後，研究者會和研究參與者討論相關研究文稿，並請他們提供回饋建議，進一步釐清且確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和想法。第三重為成員檢核，研究者請研究團隊，包括教授、博士班同學及學校教師，針對研究發現加以評論，並提供建議，當研究成員對研究分析產生觀點歧異時，研究者會本著彈性、開放的態度，對彼此視野加以澄清與溝

通，並有助於深層的洞察與了解，最後達成共識。

（二）研究資料的分析與編碼方式

現象學反思的目的在捕捉事物的本質與意義，要了解現象的本質必須對生活經驗意義的結構進行適當反思與澄清，使之更清楚的過程，而現象的意義本質是多面向與多層次的，主題則將無法言喻的本質具體化（Van Manen, 1997）。由上可知，現象學的主題猶如我們經驗世界所組織而成的網的節點，圍繞生活經驗編織出具有意義的生活全貌。

基於上述，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分析資料，主題分析法的目的在於「發現蘊涵於文本中的主題，發覺主題命名中語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涵的過程」（高淑清，2001，頁 243）。主題分析法分析的步驟依序為：敘說文本的抄謄、文本的整體閱讀、發現事件與脈絡視框、再次閱讀文本、分析意義的結構與經驗重建、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等七個步驟（高淑清，2001）。由上可知，文本分析是一項閱讀、分析、寫作的反覆性循環過程，可避免因編碼可能產生的文本化約效果，限制文本豐富詮釋的可能性。因此研究者對蒐集的研究資料反覆性的逐行、逐段及整體文本的觀看與詮釋，來回審視受訪者的考試經驗樣貌，持續理解至視域的融合，並進行系統性分析，試圖歸納相關的意義單元，之後群聚相關意義單元產生共同的主題，以協助反思性的探究，並解釋學生考試經驗蘊含的深層意義，呈現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嘗試對學生考試經驗結構做較完整性的描述，達成文本部份理解與整體理解之間的平衡，並將研究結果徵詢其他研究者意見據以修正。最後，研究者再以國三學生考試經驗，反思自身的教學實踐，期望開啓考試與教學良性互動對話的空間。

為了便於研究資料的歸類與分析，本研究資料的編碼，將學生分別以 S1-S6 加以編號，並以 I 代表訪談資料，以 A 代表經驗軼事，以 D 代表學生文件，並於資料編碼中加註各項資料獲得的日期。如 S3/20071003I，即代表這是育育學生於 2007 年 10 月 3 日所訪談的紀錄。研究者透過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設計，訪談大綱包括：1.請描述你（學生）的考試經驗，並詳細描述由考試經驗中，你自身的感受與意義。2.請描述你的生活經驗中（由小到大、包括家庭和學校），關於考試經驗中，特殊或是讓你印象深刻的事件。3.你覺得你的考試經驗像什麼？請試著描述你的看法？每次訪談時間為一至一個半小時不等，每位學生正式的訪談次數約為二到三次。表 2 為資料分析的

舉例：

表 2 資料分析舉例

主題	意義單元	訪談實例
考試如同是經濟性商品製造的過程	(一)「有價值的學生」 ¹ 之生產與分類	小六要進國中時，前半年，爸媽就要我開始準備國中和私中的入學考試，...之後我就被編入資優班...我覺得在普通班和在資優班差別很多...，考試還加考英語雜誌，...老師也常會說：「認真一點啊！段考考不好要踢出這個班。」我們的美術、綜合、體育、音樂、...很多課都配給主科老師上，我們課本都是新的，白買了... (S3/20071003I)
	(二) 固定時程篩選「有價值的學生」	從國一開始，老師就常會說：「注意喔！每一次的成績，都是下次分班的依據，不要被刷下去了」，...我們常被老師依分數來評定，能上紅榜的人，要考進第一志願的機率就較高，不行的就提早淘汰，把機會讓給普通班有實力的學生，一年級淘汰一些人，二年級再淘汰一些人，老師說這樣全班的素質比較整齊，比較好教... (S1/20070929I)
	(三) 學生的位置如同商品的擺放	我雖然在好班，只是成績比較沒有那麼好，我就會覺得某些老師對我有偏見，每次位置不是在後面，就是在邊邊，...成績好的學生就坐中間，...有時候老師如果認為你的成績還有進步空間的，也會將你調到中間一次月考試試看...，若不行就把你換了，... (S2/20080302I)

¹ 在此「有價值的學生」一詞，泛指學校依據學生的考試成績與學生能力所呈現的「對價關係」，來決定學生就學的班級與授課內容，考試成績高分即可進資優班，並被分類為具生產性之「有價值的學生」，且施予不同之課程教授。

資料分析過程中，研究者不斷地以開放、接納的態度來回檢視文本，反思共同主題是否真正為學生考試經驗本質的呈現。同時也透過研究團隊對研究過程的討論，以及多次的參與釐清研究參與者的考試經驗分析，企圖顯露其中深藏之本質意義，並協助稽核研究結果的真確性與可信性，著重考驗研究的嚴謹度，以確保研究歷程的品質。

五、研究倫理

研究的過程與資料的搜集，均徵求學校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學生與家長的同意。為了保護研究參與者，相關研究資料的呈現，全部匿名處理，對於相關文件資料均以編碼方式呈現，並忠實呈現研究參與者的本意，力求遵守研究倫理。

肆、結與解－考試經驗現象之詮釋與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國三考試經驗為題，將研究搜集資料加以主題分析，進而針對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現象加以分析和詮釋。探究國三學生考試經驗之意義與本質，分析結果如下：

一、考試如圍城，住著異化的人

考試制度，猶如圍城，包圍著學校與家庭，圍城當中，一間間的監獄，猶如人間煉獄，受刑的痛苦，就這樣日復一日的生活著，置身其中的人們，也都因這樣的經驗而異化了。

（一）考試建構的圍城－監獄與地獄

在研究參與者的訪談、經驗軼事所描繪之國中生活裡，學生連結對家庭和學校的意象，竟呈現出猶如在監獄和地獄般的學校生活經驗：

學生被當成數字運算，套進括弧中就像是被關入囚牢裡，「10 分」是我的罪名，「不准下課」是我的拘捕令，「罰寫」就是我在牢中的工作，爸媽和老師，有如監獄裡的電眼，隨時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S4/20071018A）

升上國三，就好像每天都生活在地獄裡一樣，一到學校，就馬上被牛頭馬面抓去受刑，回到家也必須要突破重重難關，才能爬上天堂，進入我的房間... (S3/20070926A)

下課如同是監獄的「放風」，我們就快速衝向籃球場 (S3/20071003I)

而考試建構圍城，如監獄或地獄般的學生生活，學生也常於考卷上、課本、聯絡簿、交換日記上，以畫畫呈現深刻體驗的考試經驗圖像，如附錄圖。在圍城當中，被禁錮的思想、被迫害的自由，許多都成了「異化」的人。

(二) 異化的人

在研究參與者的考試經驗中，老師、家長、學生就像是受宰制且臣服於考試制度下的人，因每日的考試經驗而異化了，由學生的考試經驗中，呈現許多的隱喻，形容這些異化的人：

老師和家長常常就像「雞」一樣吵個不停...發考卷，考不好就像「狗」在吹口哨，亂吠...考不好讓老師生氣時，就像「魔神」再世...(如圖1, S3/2008030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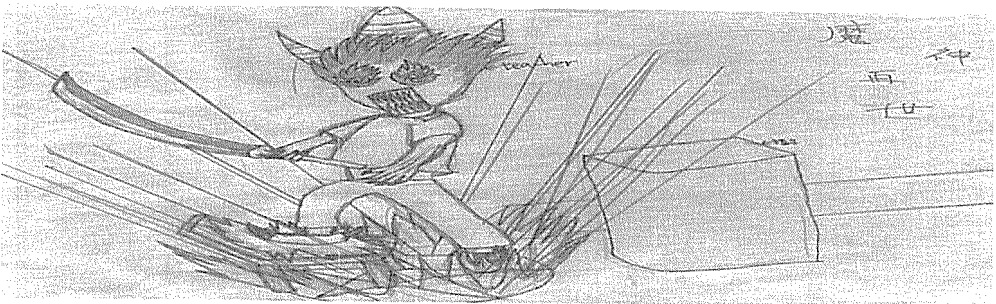


圖1 魔神再世

我覺得我們就像是亂世英「熊」，每天在混亂的考試競爭中，打個你死我活...，考試快到，大家熬夜讀書，個個都像貓「熊」... (S1/20070929I)

對我來說，考試就像上戰場，我們就像士兵，父母就像國王和皇后，考卷就像是敵人，只有考及格才能打敗它，回家了，國王和皇后也只問你是否打勝仗了，而不會關心你是否受傷了 (S1/20071031A)

這些異化的人，也有自己的特性與角色，有壓迫者、有競爭者、宰制者與被宰制者，有趣的是，身為操縱者的人，反過來也被操縱著。

二、圍城中充滿情緒的交織與負載

由學生敘說考試經驗中，明顯可見負載許多情緒，如壓力、焦慮、恐懼、驚慌，也常隨著考試的階段性，考前、考中、考後而有不同的交織與感受：

考前，很緊張，拿起書，猛 K..猛讀，心想：應該可以考好...

考中，腦海一片空白，什麼都想，什麼都寫，很懊惱，就是都不熟

考後，心情有如坐完雲霄飛車後的輕鬆，但是...10 分鐘後，

考卷改出來...心情掉到谷底...發覺手好痛...心情也很爛...

下課後...全班都是對老師的××◎◎**# (S3/20080124A)

以下將學生的情緒負載加以階段性的細部敘述：

(一) 準備考試時的情緒--焦慮、恐慌

學生在準備考試時的情緒，因為家長、教師、或是自身對自己的期望，多是呈現焦慮、恐慌的情緒：

到了段考的日子，心裡會很焦慮，擔心這次考不好會讓老師和爸媽失望...連睡覺的時候...我還在唸英文的單字和國文的解釋... (S1/20071115I)

每一次的考試都像空襲警報似的，一聽到消息就令人膽怯害怕，...我恨不得躲進防空洞裡永遠不要出來 (S4/20080125A)

(二) 應考時的情緒—緊張、期望

考試時，學生會緊張的等待老師發下考卷，心中多是想著不知會考什麼題目，是簡單還是困難，會緊張自己是不是有準備到了...等：

考試當天，緊張的要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讀到，在拿到考卷的前一秒，我抖得更厲害，拿到考卷開始拼命寫，不想浪費每一分每一秒，怕寫不完就慘了...，我仔細的看每一個題目，怕不小心，我的滿分希望就越來越遠... (S2/20071115I)

考試時，常可見學生對於考試的期望，在考卷上，會看見學生有許多的方式，如寫咒語、畫圖（如附錄 S6/20080201D），亦或是寫勉勵的字語，來祈求考試能得高分：

四顆心集成一顆幸運草，上面寫著「衝滿分芽！」爰科几霸噢！YA！YA！」
（要考一百的台語發音）（S1/20080125D）

「天丫！保佑我！拜託辣！有好分數辣！理想一點！拜託！拜託！」
（S3/20080124D）

（三）考試後的輕鬆與期待結果的宣布

考完試後，學生的心情多是輕鬆、舒暢，有被解脫的感覺：

考數學時我的心情就像是在跑 100 公尺一樣的激烈，終於寫完了...我的心情就像是比賽完了，喝一口清涼的飲料一樣的舒暢...。（S1/20080201D）

在打鐘的前一秒，我成功的算出答案，解脫了...可以趕快回家狂打電動了...
（S2/20071115I）

學生準備考試的態度，有認真讀書的有亂猜的，但是對於考試結果的期待，情緒多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考完就會想要趕快去辦公室看考卷改出來了沒，老師就會說：「考那麼爛還敢來看考卷！」，這時我心裡就會想，我不知考幾分？...（S3/20080201I）

（四）發考卷時的緊張氣氛，夾雜著矛盾情緒與行爲

在發考卷時，老師常會將成績由高往低排（S1/20070929I），讓學生的心情緊張不已，拿到考卷後，更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再現喜悅、傷心、恐懼、緊張等交雜的矛盾情緒，考試就像戰場，因為你贏了，就會有成就感（S5/20080117I），但成就感對學生來說也僅是短暫的喜悅：

看到我的分數就像美軍灑下的爆彈，徹徹底底的摧毀我的心，成績單就像戰後的一片淒慘悲哀，令父母看了都要吐血、傷心。（S4/20071026A）

考試結果公佈，我順利進入資優班，當時全家都很高興，但是之後，則是要

面對更多的考試和競爭...，成就感對我來說，只是短暫的喜悅而已...
(S2/20070929I)

然而，老師對學生的期待與要求，卻讓老師顯現出矛盾的行為一體罰，如附錄圖，在晃晃的軼事中描述老師打學生，就像打棒球一樣，每一擊都是「全力出棒」...希望我們的成績是「棒！棒！棒！」(S2/20071026A)，恐怖的情緒也同時讓學生的身心靈造成無比的傷害：

發考卷的時候...很恐怖...就像牢裡的罪犯等著被動用私刑一樣...每次打人，很大力、我們又不是他生的，他不會痛，是我們痛耶...老師還會諷刺的說：「考不好，沒關係，去練鐵砂掌」(S4/20080201I)

今天的情況..考完試，老師馬上改考卷...依照成績高低開始發考卷，全班都安靜的坐著...氣氛很恐怖..因..老師打超大力..聲音超響..我的手超痛..也有人哭...
(S3/20080201A)

(五) 老師與家長的期望連結學生的負面情緒

學生對於天天的考試，也呈現厭煩的情緒 (S4/20071003I)，且學生會覺得家長或老師對其考試「無底」的期望，給予學生的是「無止境」的壓力：

老師總是對我們的分數不滿意，總是一再強調，妳還可以更高，你的實力不只是這樣...每次考得不錯了，想說可以輕鬆一下，結果老師又會給你更多的作業和練習，回到家也是...，一直考試，一直讀書，一直寫作業，下課看有些人都不下課，在讀書或是寫字，我就會好緊張，...每天都考好幾科，壓力很大。(S1/20080302I)

考試分數帶給學生難過與恐怖的情緒，更是讓學生的考試經驗感受，會和「死」這個字眼有關聯：

這科我每次都考很爛，老師就常常把我拿出來講，讓我非常的難過和丟臉，在全班面前，我就哭了...老師竟然還說：「哭有什麼用，自己不加油還怪誰呀！」...有時真的很難過，真想乾脆死一死算了 (S5/20080117I)。

早自修一到，各科小老師劈哩啪啦的發一堆考卷，一天才 24 小時，怎麼讀出那麼多科啊！...考不好又不可以上體育課...老師又會說很毒的話，毒死我們，...「考好是學生最基本的義務，考不好就是廢物」...我們都不知「死」了多少次了... (S5/20071017I)

(六) 師長價值觀的引導與關懷可以激勵學生正向情緒

然而學生考試的經驗及情緒的負載，其教師和家長的態度，常扮演中介的角色，可以讓學生的感受「起死回生」或是更加「向下沉淪」。因此透過老師正確價值觀的引導，或許可讓學生對考試經驗有另一深層價值的判斷：

老師也常會勉勵我們要就如同「活的死人」，永遠讓人尊敬，不要整天趴著睡覺，當個「死的活人」...，我就會想，好吧！再努力看看... (S4/20080201I)

老師會勉勵我們：「盡力做到最好，成績只是告訴自己努力的程度還有多少差距的指標」，所以對於成績，我比較不會和別人比較，多是自己和自己比... (S1/20080302I)

老師體會學生考試「累」的感受，適度的關懷與體諒也提供給學生正向學習的力量：

最近要月考，英文老師就說：「您們看起來好像都很累，...考試要加油身體也很重要，下課出去打打球吧！...我看明天的考卷，就改成上課檢討就好了」，因為老師的體諒，我們檢討考卷也更認真聽講... (S1/20071009A)

由上述分析中，明顯的可看出學生考試經驗正負面情緒的交織與負載，學生情緒的感受除了和考試成績相關，與家長和教師對考試的回應也有關聯，因為考試的催化與中介，而產生師生之間互動的差異，這是值得現場教學者進一步深思之處。

三、數字化約導致慣性的認知與認同

學生考試經驗和成績分數也有關聯，考試成績化約成數字，常常導致老師的慣性認知，進而將學生以優劣加以分類，讓學生有被棄置的感受，而學生被分數化約，常常造成對自我或對他人慣性的認同，以好與壞來標籤自己或其他同學。

（一）老師的慣性認知、優劣分類，讓學生感受如被棄置

許多老師的慣性認知，資優班的學生就是應該達到老師期望的分數水準，否則就應該淘汰，將機會讓給別人，育育同學就曾有被老師棄置的經驗：

那時老師跟全班說了一句話：「第三次段考十五名以後都要被淘汰，變成了普通班的學生。」...就因為我們成績不理想就被「趕」了出來，... 接下來，我們面對別人的取笑和批評...我那時內心的打擊，...想著，都被「放棄」了，還有什麼用呢？（S3/20080201I）

由學生的考試經驗中，描繪出老師的慣性認同，認為唯有透過考試，才能最快、最清楚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考試是提升學生成績的利器，但也間接突顯教師可能存有的工具理性思維與對考試分數的迷思：

我們考試就像在吃飯，每天都吃的粗飽、粗飽（台語發音），老師都認為只要考的多，我們就會努力讀，...，有些同學為了分數，常常都是作弊，因為考試太多了，讀也讀不完...反正老師都是看分數來判斷你有沒有在讀書。（S1/20070929I）

老師也可能會因為學生的成績，而對學生產生偏見，而用不當的言語標籤化學生，讓學生有不受重視的感覺：

我在資優班，成績比較沒有那麼好，我就常覺得有些老師對我有偏見，像我有時候太熱，將袖子捲起來，老師就將我的綽號取做「賣豬肉」的，有時腳翹起來，老師就會說你是「流氓」嗎？我們班成績沒有語資班好，老師就叫我們班「苦瓜班」，這些都讓我覺得有被恥笑、看不起的感觉。（S2/20080302I）

然而也有老師鼓勵學生對考試分數有正向的認知與認同的：

我們國文老師說：「考試不需要和別人比，你只要自己和自己比，一次比一次進步就好了，讀書是長遠的事...」（S1/20071115I）

英文老師常說：「考完考卷自己改自己的，不需要別人來幫你訂正，檢討時認真把每一題都搞懂，雖然你現在是考 50 分，全部懂了，也一樣是 100 分...」

(S5/20080117)

(二) 考試造成學生價值觀扭曲與認知變異

考試以分數化約代表學生努力的指數，也間接造成老師及學生價值觀的扭曲與認知的變異，如：學生會認為的用猜的比努力讀還能獲得高分，或是「比爛」的心態，因而造成認知的變異：

看到題目很多都不會，我就會「用猜的」...心中會開始期待好運氣，有時我們還會比較誰的運氣好，有時認真寫分數還比較低，直接用猜的分數還比較高勒... (S4/20071003)

班上有些同學就是「比爛」的，拿到考卷，就會哈哈大笑，你 20 分比我 30 分還爛，或者說：「我們都一樣爛」，...老師也會說：「考這種爛成績，代表你們都在混丫...」，我心裡想：「爛就爛吧，反正考不好，我們就是壞學生，就是沒在讀書...」(S3/200802011)

考試分數造成教師慣性的認知與認同，並讓學生對考試價值觀產生扭曲與認知變異，而自我歸類。由此突顯出考試導向的教學，教師的線性思維以及學生學習價值觀的扭曲，均戕害學生的學習生態，值得教學者深思。

四、考試如同是經濟性商品製造的過程

學生每日經歷上課、考試的反覆性學習生活，然而，學校對成績好的學生的重視，讓學生的考試經驗與感受，反映出如同是經濟性商品生產的過程。

(一)「有價值的學生」之生產與分類

學校爲了升學率，一開始便舉辦入學考試將學生加以分類，之後還不斷的藉由考試分數將學生分類，來篩選出「有實力」的學生來加以「磨練」，如此才能標榜有哪些銷售好的產品，提出有利的業績證據：

小六要進國中時，前半年，爸媽就要我開始準備國中和私中的入學考試，...之後我就被編入資優班...我覺得在普通班和在資優班差別很多...，考試還加考英語雜誌，...老師也常會說：「認真一點啊！段考考不好要踢出這個班。」

我們的美術、綜合、體育、音樂、...很多課都配給主科老師上，我們課本都是新的，白買了... (S3/20071003I)

學生的考試分數，似乎代表學生的能力是屬於資優或是普通，更決定學生之間就讀班級與上課內容的差異，更加突顯考試分數與學生價值呈現的「對價」關係。

(二) 固定時程篩選「有價值的學生」

學校會固定時間，每半年、一年，就固定排名將「有價值的學生」不斷的篩選出來，學校除了各班排名，還會有全年級排名，由普通班篩選前幾名符合條件的晉升到資優班，資優班學生不符條件的也會被殘酷的刷下來，被迫轉班：

從國一開始，老師就常會說：「注意喔！每一次的成績，都是下次分班的依據，不要被 刷下去了」，...我們常被老師依分數來評定，能上紅榜的人，要考進第一志願的機率就較高，不行的就提早淘汰，把機會讓給普通班有實力的學生，一年級淘汰一些人，二年級再淘汰一些人，老師說這樣全班的素質比較整齊，比較好教... (S1/20070929I)

(三) 學生的位置如同商品的擺放

就如同學校公佈欄，在段考後或是模擬考成績公佈後，所貼的紅榜，即如同商店標榜當月銷售冠軍或銷售前十名，是學校最具有價值的產品。而學生的位置，也會依考試成績來斷定你是否具有價值及潛力，而有不同的位置調整，如同商品的擺放：

每次學校公布的紅榜，選出全校年級排名前 20 名，都是資優班在輪來輪去，根本不可能會有我們普通班的份，也只有他們能接受學校的獎勵... (S5/20071017I)

我雖然在好班，只是成績比較沒有那麼好，我就會覺得某些老師對我有偏見，每次位置不是在後面，就是在邊邊，...成績好的學生就坐中間，...有時候老師如果認為你的成績還有進步空間的，也會將你調到中間一次月考試試看...，若不行就把你換了，... (S2/20080302I)

雖然導師為了公平起見，會用抽籤的來調整座位，但是有些科的老師，上他的課時他還是會自己調整座位，老師會說：「我來調一些還有發展潛力的來坐

前面，搞不好還能救你們...，」(S4/20071003I)

考試制度於學校實踐的結果，如同是操縱分類的機制，儘管具有表面上的中立性與客觀性，但結果卻是依照分數直接的將學生排名與分級，而不是去探究學生學習的脈絡是否於學習上面臨困境。學校與教師依照學生成績將學生加以生產、篩選與分類，將學生視為有價商品加以培育照顧，卻將不符資格的學生排除，對於學生心靈的傷害，以及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實值得教師與學校深切反思。

五、考試壓迫學生主體產生學習抗拒

考試主導學生的學習與牽制自由的行動，並宰制學生的學習時間與學生的想法價值觀，甚至延伸家長、教師的價值觀，讓學生感受到如犯人在監獄的不自由、壓迫與約束：

我覺得學生就像是軍人或是犯人，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不能反抗老師考試的安排，反抗可能會受到更嚴重的懲罰，...老師口口聲聲說為我們好，以他的方式一直逼迫我們...有時下課也不能下課，都要寫考卷...很不自由...
(S2/20070929I)

然而考試的宰制與壓迫，讓學生會有對自身主體性的想法與覺知，以及對價值的反思：

老師和大人常說：「考不好就沒有未來，你的前途就毀了一半了！」真的是這樣嗎？不會讀書就該被否定、被社會遺棄嗎？讀書考試只是要讓別人肯定？...這樣的「社會」，遲早會被「世界」唾棄的，...一個人的價值，不應是由「分數」決定的，一個人的人生，不應只是為了「應付」所有的人...我們不是應付考試的工具，是人，有自己的主觀想法... (S2/20080201A)

考試主宰學生的學習，老師依照成績對待學生的態度，更是讓學生產生抗拒學習的行為。學生對於考試經驗抗拒的模式包括：不情願的妥協、冷淡的回應、與公開的抗拒，以下分段敘述：

(一) 不情願的妥協，應付考試

不情願的妥協，是指學生雖抱怨考試，但是仍然默默接受，然而背後卻有許多應

付考試的策略，如請假、讀多少寫多少，其餘就用猜的：

考試很多我只好讀多少寫多少，真的不會就試著猜猜看，有一次，我真得受不了考試的壓力，我就裝病請假…否則每天都會覺得心理壓力好大…
(S1/20070929I)

有些老師也會要求學生考試不能睡覺，因此常會於考卷上塗鴉，並且會有一些對於考試感受的描述，由研究參與者之考卷（如附錄圖），明顯可見，如：緊張、不會、瘋掉、放棄（S5/20071024D）；屎頭、fuck、去死啦、天靈靈、地靈靈、呼你…（S6/20080201D）；用筆寫下苦悶的人生（S320080128D）；巴卡耶魯（日語）（S6/20071026D）；我的震驚、筆的無奈、考卷的生氣，為什麼會零分？就算是怎麼努力，總有一天也是會忘記。（S5/20071212D）；成績！？哪根毛？課本考試嗜睡症、現在社會…學歷代表工作！其他都是「屁」！老師所重視的一成績好（S4/20080201D）。

作弊成為常見的應付考試的策略，同時也是學生為了維持生存所發展出的策略之一：

國文課考默寫，我就會先去櫃子裡拿空白測驗卷回家先加工，墊在桌墊下，如果老師來時，手一定要寫，不管寫什麼都沒關係，之後要交換改，就直接拿事先抄好的給別人改…（S3/20080201I）

長年累積下來，我的作弊技巧越來越好，大多數的的分數是假分數，沒辦法，為了應付老師，也為了不被處罰，因為有時候老師會打，會罰寫，或是不能下課，有時候還要被叫去辦公室外面站，很丟臉…（S4/20080201I）

（二）冷淡的回應猶如沉默的抗拒

而學生對於考試冷淡的回應就如同是沉默的抗拒，多是以交白卷，或全部亂寫亂猜、猜完就睡覺來呈現對考試的抗拒，學生也曾經歷因為考試成績不佳，被老師邊緣化的經驗：

月考或模擬考我就是用猜的，猜完我就趴下去睡覺，睡不著就畫畫，沒靈感就發呆…，上課我也是這樣，不然就是打電動看漫畫，反正老師說我「撿角」（台語）（S6/20071017I）

對我來說，考試只是試運氣的工具，每次說要考數學或是自然，我就會想到又要睡覺了，每次老師發完考卷不用3分鐘，胡亂猜完選擇，我就趴下去或是畫圖，其餘都是空白的…，老師也習慣不管我了…(S4/200802011)

(三) 公開的抗拒試圖發聲

學生公開的抗拒，不外乎是挑戰考試的規則，試圖發聲呈現對考試的抗拒，如考試時名字寫完便直接趴下去睡覺(S6/200801171)、考試後又拒絕罰寫…等任何處罰方式，甚至帶動全班集體的抗拒，或是直接將老師的言行紀錄，公告在網站上並加以舉發，這類型的抗拒方式，也最容易與老師產生正面衝突，直接挑戰教師的權威：

那個老師很機ㄟ，動不動就要罰寫，說話也罰寫、沒達到標準也罰寫，…我們那次真得氣到了，有同學就提議集體拒寫，他說有事他要擔，我們也真的做了，…那位老師和導師快被我們氣瘋了…可是罰寫真得很浪費時間ㄚ，又沒有效果(S5/200801171)

老師每次考完就是罵，…然後就開始比較全班有幾個考零分…別班考得如何…好幾次了…罵的很難聽…最後我實在忍不住，就把它錄下來，放到網路上給同學聽…，後來有同學建議寄到教育部…之後就有人來學校查，也不知是誰說的，我就被叫去…最後被記過…老師當然是更生氣了…(S6/200801171)

考試主宰學生主體的學習，抗拒的心態與行動在學生考試經驗的敘說中流動與活躍，拉扯出僵固的考試制度與制式化的教學意義，更間接凸顯教師應積極於自我反思考試取向教學問題癥結的必要性。

六、考試和作弊為共生的生存策略

師生在不斷累積的考試經驗中，建構出各自生存的策略，教師的生存策略便是不斷考試的對學生施壓，以學生為工具提升考試分數為目標，達成行政與家長的期待，做為教師能於學校生存的保障。而學生則是在受壓迫的考試經驗下發展出其生存策略——作弊，學生求生存的作弊行為，導致品格的喪失，身心受道德良知的煎熬。

(一) 老師的生存策略——考試

老師以考試作為在學校生存的策略，除了要了解學生的讀書狀況外，同時還為了

符應家長與學校的需求：

老師每次生氣就會說：「你以為我愛考試嗎？要不是家長要求，我幹嗎那麼累丫？考試才能逼你讀書，月考分數才不會太難看，...」（S3/20071003I）

老師有一次很氣的說：「你們不想待在校，我還要待ㄟ，不給你考試，學校、家長不知道你有沒有在教丫，有考試就有證據！你們考那麼差，也是沒讀書的證據...」，那次，老師被我們氣哭了（S5/20071017I）

（二）學生的生存策略－作弊

學生作弊的原因是複雜難懂的，有時爲了滿足家長老師的期待、爲了不被罰寫、罰站或被打、甚至有人爲了不被排擠而相互幫助，歸結動機都是爲了於學校繁雜的考試制度下繼續生存：

為什麼會作弊...我想多少跟老師和家長要求有關吧！他們只看成績，因為考不好，老師家長就會覺得丟臉，丟臉就會生氣，生氣就會禁止我們下課，去罰站或是不准去打籃球...，家長也會打或是禁止玩電腦，沒電腦我會活不下去ㄟ...所以為了活的更好，就...我也知道不對...（S3/20080201I）

在國一下時我的國文很爛，有一次考完要改考卷時，我前面那位同學放水，所以我從原本的 70 多分變成 90 幾分，我十分開心但是又怕被發現，我前面的同學還特別「好心」的說：「記得改喔！」原來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也幫他，所以他從原本 80 多分變成 90 多分，我們就一直這樣...每一次改考卷，他都會轉頭說他要幾分，我就照做，因為分數變高，老師、家長高興，就不會挨罵或被打，罰寫也可以少一點...，當然心裡也會又罪惡感...（S5/20071017I）

我也知道作弊不對，但是爲了不被同學排擠，有時只好照他們的意思...，小考而已，月考就不會了...（S4/20080201I）

考試和作弊就如同是共生的一體，老師爲了生存，要重視家長和學校的感受因而以考試來要求學生成績，而學生爲了不被剝奪自由和人權，以作弊來應付考試求取生存的空間與時間，老師密集安排考試的策略與學生作弊應付考試的策略，因此而共生。老師應深切反思的是教學和評量方式的改變，以及思考學生作弊行爲背後的深層

意涵。

學生的考試經驗，與各種因素如教師、家長、升學壓力...共構出的生態環境，呈現如下圖 2 的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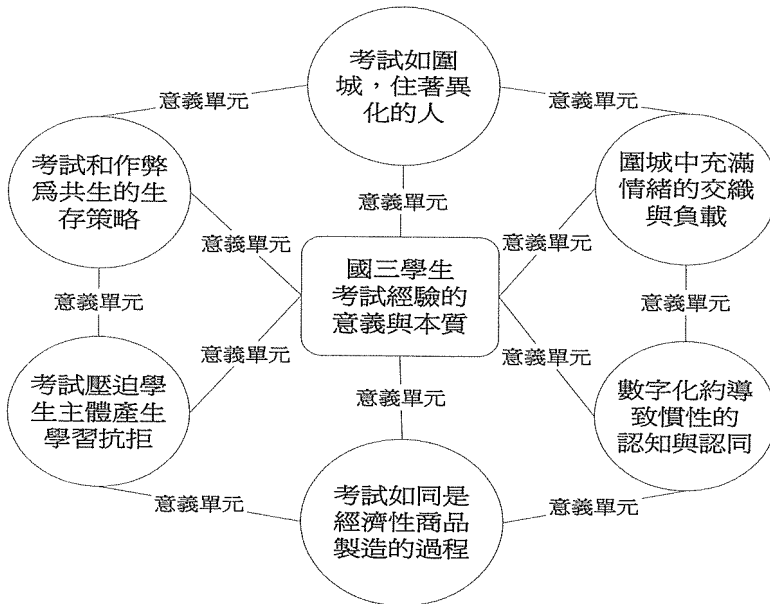


圖 2 學生考試經驗共構現象圖

這個現象網絡呈現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研究分析的各個意義結構呈現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猶如網絡縱橫交錯的線；而意義結構所匯集而成的主題，猶如網絡的線與線交織出的結點，自然呈現學生考試經驗的本質。「結點」與「網線」的共構，編織出國三學生考試經驗之現象網絡，試圖捕捉學生考試經驗更完整的面向。

伍、迷與思－現象與理論的對話

人與教育的關係，是處在於一個多重存有關係（學生／老師，學生／家長，老師／家長，學生／學生）之中，說明了「教育」是充滿矛盾與高度複雜性（李文富，2003，頁 94）。本研究試圖再現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意義與本質，並作為教師教學上的反思。

以下分別就國三考試經驗之意義與本質，及考試經驗於教師教學的反思兩部分與文獻加以對話討論：

一、網與結點的共構－國三考試經驗之意義與本質

如 Li (2005) 所言，考試有其獨特的特徵，不同於其他的教育性經驗。考試產生許多的情緒性經驗交織於學生的考試經驗，且學生被要求經歷他們的相關價值，分數因而影響學生形塑自我的認同。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為追求平衡報導，也曾要求學生說說考試的正向經驗，但是發覺學生的描述多是輕描淡寫，喜悅短暫即消逝於層層的回憶中，凸顯學生考試經驗苦多於樂的失衡現象，在考試圍城中所呈現異化的人、事、物刻劃，也相似於侯文詠 (2003) 及黃子青 (2006) 對考試現象的隱喻。研究分析同時發現考試會讓學生經歷是如同經濟商品的製造過程－生產、篩選、與分類，集體塑造學生對自我的認同與歸類。而學生作弊的現象，也似乎是學生於學校生存的策略，以求達到符應師長預期目標，換取更多生存空間。以下針對上述三項新的研究發現，加以詳細探究。

(一) 考試對於學生的價值

如 Li (2005) 的研究所提，本研究分析中發現學生考試經驗中呈現，教師的眼神、態度、語調均隱含評鑑意味，老師以分數定義學生，並未意識到學生獨特個體的價值與重要，分數將學生化約為一項項待價而估的商品，並且加以分班。而分數對學生的價值，除了如同董玉如 (2002) 所提，分數為學生自我主體價值建構的一部份之外，本研究發現分數不僅對學生意義深刻，老師與學生之間更是互為主體的建構分數代表的價值，學生的考試分數高同時意味著學生的優秀與老師教學的卓越，而分數低的學生則會被老師歸類為不認真而加以責罵或邊緣化，學生也可能因此抗拒學習。

Pong 和 Chow (2002) 發現學生內化了傳統用功求知識的文化價值及信念，Li (2005) 也發現考試會形塑自我的認同。相似於前述文獻，本研究發現，分數與分班則影響學生正向或負向形塑自我認同與集體認同，而如張郁雯和林文瑛 (2003) 所提的菁英思想與升學主義仍根深蒂固存在於學校環境中。在考試取向的教學中，學生所感受到的考試經驗，教師如同是依據制定好的教材與教法的執行者，而不同文化背景與生活經驗的學生，則如同被化約成一長串無生命的數字與成績 (張盈堃，2000)。Apple (2004) 提到標準化的測驗，將教育化約成分數，為了達成競爭的目的，也同

時創造了教育的分類，學生具有高測驗分數，被視為是特定的有價商品，擁有這樣的有價商品，可被大眾認知為好學校並獲得較多資源；「表現未達理想的學生」，則被視為具有潛在價值的對象，能獲得較多的關注，協助其跨越邊界；而位於失敗邊緣的學生，學生的能力被視為是逐漸的固定，將無法或是較少獲得額外的注意。

（二）學生對於考試的抗拒

黃子青（2006）以動畫方式呈現考試經驗，教師意圖操縱與控制對學生，師生之間產生拉扯。然而本研究發現老師透過考試與學生共構的經驗中，讓學生產生對考試的「抗拒」經驗，則是於先前文獻探討中所未呈現之處。研究分析發現，學生對於日常生活考試經驗的抗拒，學生表面上的遵從老師所規定的考試，或家長所安排為考試而準備的複習功課，這種陽奉陰違的「日常生活抗拒」普遍存在，但是，這些抵抗形式仍是自願性服從、馴良抗拒的一種（張盈堃，2004，頁 164-165），並沒有正面挑戰教師或是家長的權威。如文中分析發現，學生對於考試的抗拒形式包括不情願的妥協、冷淡的回應以及公開的抗拒三種形式，公開的抗拒則是由學生主體真正所發出的對考試反動的心靈怒喊，然而老師是否真正知覺學生對考試的抗拒原因為何，則是有待進一步深入作後續探究的議題。學生因考試而產生集體抗拒行動，似乎也透露出學生企圖尋求自由解放之思維，教師如何與學生建立更自由、平等之對話空間則成為教學應省思之處。

（三）考試與作弊的交互關係

歐用生（1992，頁 86）歸納許多俗民誌的研究發現：教師的目的或是意圖不是教學，而是在控制（control）、維生（survival）和應付（coping）。而陳添球（1989）在參與觀查一所國民小學的日常生活世界，分析發現對學生施以頻繁的成績考查更是老師重點工作。而研究中所呈現的考試經驗現象，似乎也隱約披露教師試圖藉由考試來控制學生的讀書狀況，學生成績的表現代表教師的教學成效，同時也是老師維持其於學校生活地位的指標，並且以學生成績來應付與回應學校行政與家長的期待。根據研究分析呈現，考試和作弊就如同是共生的一體，老師要求學生成績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於學校生存，不得不重視家長和學校的感受；而學生為了爭取自由生存的空間、時間和人權，以作弊來應付考試，考試的策略與作弊的策略，因此而共生於學校場域中，不斷的上演學生因考試作弊被處罰的事件。而老師應深切反思的是學生作弊行為背後的深層意涵，並思考教學以及評量方式的改變。

二、推手的迷思－考試經驗於教師教學意涵的反思

在 Li (2005) 的研究中認為，探究學生考試經驗的教學意義，有助於教師發展對考試的教學敏知性和思考，反思教師技術性的教學工作，而對文化經驗的覺醒，了解考試於教學的隱含和對學生潛在的傷害，讓正向的考試經驗為何成為值得思考的面向。依據本研究研究分析，國三學生考試經驗與教師教學的反思可分以下幾點加以反思：

（一）教師反思教學和評量的方式

黃炳城 (2004) 發現學生的評量經驗仍然轉化在分數上，影響的因素，其隱性力量是學生自己對評量的認知和評量舊經驗，而顯性力量的影響則是指老師的期望和家長的希望。而本研究發現「分數」如同是考試制度的「利器」，左右著學生週遭的生態環境，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建立於考試並藉由分數來維持，阻礙了教育反思性與創意性實踐的可能。因此教師應對自身教學與評量方式有所反思，試圖採用更多元、彈性、活潑的教學與評量方式，增加學生創意學習與思考的空間。過多的考試，壓縮學生的自由生活空間，學生在追求生存空間下的抗拒與作弊的行為，固然違反教學意涵與道德目的，但值得教師深思的是行為背後的深層意涵，均是呈現對考試領導教育，壓迫學生學習生活的反動與對教育民主的追求，值得教師深切反思。

（二）教師反思考試於認同、認知、與價值觀的影響

Freire (1970/1993) 提出對話教學方法，透過對話關係產生新的師生關係，老師不再是教書匠，同時也成為受教者，且受教者也同時在教人。教師身為學校教育者，應敏覺於學生的主體性與情緒，以及教師自身的態度和言語對學生的認同、認知與價值觀可能造成的影響。教師單向的傳遞知識，對於學生的考試呈現知識的學習的成果，產生僵化的簡約知覺一考不好，是因為不用功，用功，就能考好，以及相似「教學動作」的翻製一體罰、罰寫、再加強，忽略了學生的個別性與差異，以及學生背後存在著具差異的學習脈絡，如個人智力因素、家庭環境因素。教師應於班級或學校教育的教學過程中，對自身教學過程做自我監控及批判反省，並尊重學生的主體性與個別性 (范信賢，1995)，更應依據學生的個別差異，尊重其差異，並積極創造讓學生重寫他們自身考試經驗甚至是學校生活經驗的學習環境。

（三）教師反思市場化教育對公平與正義的戕害

李文富（2003，頁 93）提出，因為教育作為國家發展與社會利益的促進工具，老師為施教者讓老師對教學內容的詮釋都不是隨心所欲的行動。導致老師所展現出來的教育行動，就有濃厚的中介、代理人的色彩，教師無可避免的，必須為特定目標、價值而服務。然而，Giroux（2003）認為教師和學生應該成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他們有認同的能力，糾正在受到壓迫世界中的不正義、不平等與迷思。因此，教師應為邊界跨越者（broder-crossers），超越教師或社會既定看待考試的框架，來體會他者，同時也是學習主體——學生，的生活世界與學習經驗。教師不應只是著重於學生的卓越與教學的效率展現，而將學生加以分班教育，忽略了學生的個別差異，讓學生接受不公平的教育學習，學校也完全失去維護公平與正義的功能。相反地，教師更應具有積極性補償學生差異的正義，平衡的正視每一位學生的學習。

陸、開啓教學實踐的智慧－結論與反思

綜結上述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研究分析與討論，以及考試經驗對教學意涵的反思，提出結論與反思如下：

一、結論

由國三學生的考試經驗探究中得知，考試取向的學校教育彷彿造就另一種親師生互動的生活世界，構成了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教師與家長、家長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彼此之間的教學、互動與對話。

然而，學生所經驗的考試生活猶如圍城，教師、家長、學生全都成為異化的人，並且負載許多負面情緒。而考試結果將數字化約的解讀，也導致教師慣性的認知與認同，間接突顯教師的工具理性思維與對分數的迷思，忽略學生主體性與個別差異，讓學生有被棄置的感受。再者，學生被分數的化約，也對學生學習產生偏見與價值觀的變異。考試機制如同是經濟性商品製造的過程--不斷的生產、篩選、與分類出具有價值性的商品，基於教育的公平與正義，是值得教育者深思的另一面向。而考試壓迫並宰

制教育主體的學習，甚至誤導學生的想法價值觀，讓學生感受到不自由、壓迫與約束，渴望擁有更多的自由，因而產生的抗拒行動與作弊行為，是否構成教育者的威脅或是教學思維的覺醒，需要進一步探究，但是學生追求教育民主的權利是值得教育者重視，並反思背後更深層的考試結構意義。

以「詮釋現象學」之人文科學研究法，探究學生生活世界的考試經驗，詮釋學生考試經驗現象深層的意義與本質，不僅讓我們可以更洞悉學生考試經驗於教育現場呈現的現象網絡，同時更啟發研究者植基於教師的身分與教學的實務，反思對學生考試經驗意義與本質之建構，並對教師之教學實務進行檢討。而詮釋現象學無止境窮究現象之本質，其價值即在於鞭策研究者對「置身所在」之持續性、敏銳性、與主動性的關懷。因此，詮釋現象學的研究於教育領域之應用，不僅呈現對生活經驗的描繪，更是對主體經驗的深層關注，對於學習者或教學者之自我經驗更可收到相互對照、反觀、自省之自我了解，進一步提供知識轉化之激勵與空間，是值得教育研究者與教學實踐者善加運用的研究方法，藉以豐富教育研究領域的實踐與產出。爰此，在理論與實例對話之處，同時呈現國三學生考試經驗與教師教學反思之接合，為本研究之貢獻。對於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置身所在的探究、詮釋與反思，期待能開啓教師教學的另一層參考視野，以及未來教育致力於學生考試面向學術研究發展之試金石。

二、反思

在剝開學生考試經驗的層層探究中，我不斷接受考試對學生的意義的分享，我驚覺，身為「教育推手」的教師竟然是此惡質生態環境的催化者之一，在此環境下，學生的生命被抽離、主體性被忽略，學生就如同是將被製造成形的經濟商品，教師教學的過程如同開始啟動的作業線，習得的知識就如同生產的原料，教師教書匠的角色如同是技術化的作業員，考試過程如同商品檢測鑑定的過程，考試分數如同商品的標價，成績單如同品質保證書，教室就如同經濟商品的展示場，學生於教室中的位置猶如商品展示場，高價位、能創造高利潤的有價商品，能被安置於正中央顯眼之處，而較不具價值、便宜甚至是略帶瑕疵的商品，則被擺放於角落或不顯眼之處，任由灰塵的堆積，終至埋沒、無人問津而下架丟棄。在我做研究、矛盾、淚流、反思的期間，我也開啓重新審視並轉化我的教學與道德價值觀的歷程。

透過國三學生考試經驗的探究，教師應反思的教學面向包括：教師反思教學和評量的方式、反思考試於認同、認知、與價值觀的影響、反思市場化教育對公平與正義

的戕害。教師需要重新認識學生的考試經驗與感受，並反思考試的功能與教師的教學，重新定位教師的教學與考試的施行。老師與家長更需要共同檢視社會文化深植於教師和家長對考試的價值意識對學生的學習、以及對學生創意與自我認知、認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親、師、生要建立開放性的對話論壇，更進一步的相互了解，發覺差異、尊重差異，建立教育民主的空間。

學生說：

考試就是小考連接週考，週考連接月考，月考連接模擬擬考，模擬考連接基測，
基測連接高中，高中連接大學，大學連接工作，工作連接人生，
人生就是考試，考試就是人生。

我說：

考試經驗之詮釋現象學探究，就像是剝也剝不完的洋蔥，讓人眼淚直流，
窮究考試經驗之意義與本質，不知是否剝開了，但是，盡力了！

參考文獻

- 王世英、蘇玉龍（2007）。大學甄選入學實施成果之研究。國立教育資料館專案研究報告（編號：F0042108）。台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 朱士祈（1988）。青少年的生活壓力與適應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李介至（2002）。青少年親子衝突之現況分析。諮商與輔導，197，21-25。
- 李文富（2003）。海德格的詮釋現象學及其在教育學方法論的意涵。花蓮師院學報，16，89-108。
- 李維倫（2004）。以置身所在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方法論。應用心理研究，22，157-200。
- 林月盛（2004）。國民中學教改壓力、組織衝突、權力運用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林尚平、游萬來（2003）。我國技職體系入學測驗制度改革之規劃研究。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專案研究報告（編號：F0037927）。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侯文詠（2003）。危險心靈。臺北：皇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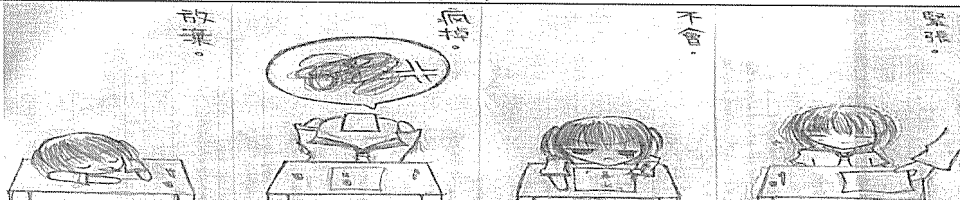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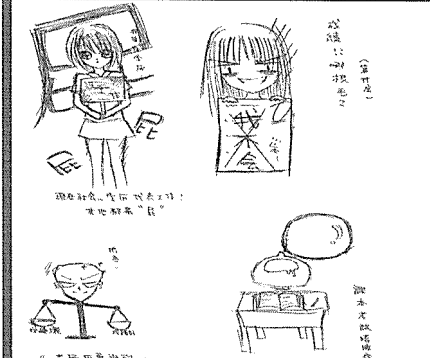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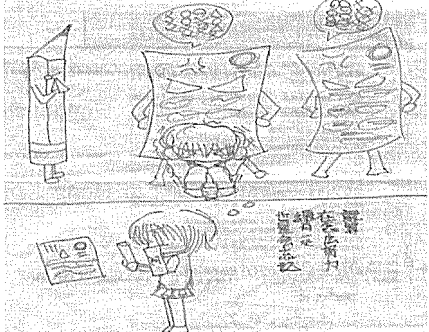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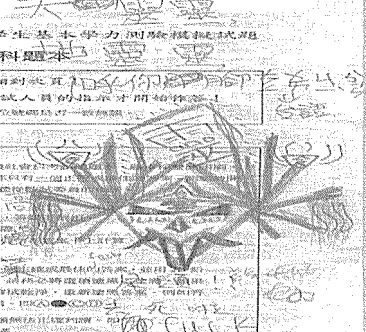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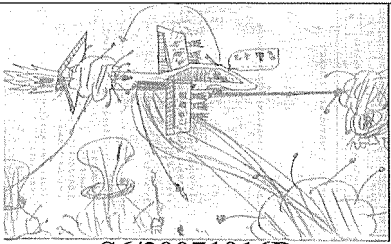
- 洪雅琴、李維倫（2007）。一位犯罪少女的置身所在：家的錯落與回返。本土心理學研究，28，141-196。
- 胡夢鯨（2006）。大學階段學力鑑定之實施與配套措施之研究。教育部專案研究報告（編號：F0039416）。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 范信賢（1995）。文化霸權的運作機制：對國小教師學校生活世界的探討。清華大學社會人類研究所社會學組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 高淑芳、陸洛（2001）。父母管教態度與國中生升學考試壓力感受之關係。應用心理研究，10，221-250。
- 高淑清（2001）。在美華人留學生太太的生活世界：詮釋與反思。本土心理學研究，16，225-285。
- 張盈堃（2000）。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實踐。教育與社會研究，1，25-58。
- 張盈堃（2004）。偽裝的形貌與越界的政治：再談基層教師的生活世界與實行邏輯。載於張盈堃、郭瑞坤、蔡瑞君、蔡中蓓（合著），誰害怕教育改革？—結構、行動和批判教育學（頁 147-178）。台北市：洪葉文化。
- 張郁雯、林文瑛（2003）。升學主義還是升學機會？--升學壓力的社會意涵。教育心理學報，35（2），167-182。
- 張酒雄、楊百世、楊世能、莊麗娟、董力華、李新民、黃昌誠、廖仁智（1997）。高雄地區高中生升學壓力與因應行為之調查研究。教育學刊，13，149-195。
- 郭瑞坤（2005）。去言存生：思考教育中的沉默文化。載於張盈堃、郭瑞坤、蔡瑞君、蔡中蓓（合著），誰害怕教育改革？—結構、行動和批判教育學（頁 49-65）。台北市：洪葉文化。
- 陳昭蓉（2007）。嘉義縣國中生升學壓力預測其親子關係及調節變項之探討。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 陳添球（1989）。國民小學教師自主性之研究——所國民小學日常生活世界的探討。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傅瓊儀、陸偉明、程炳林（2002）。以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制握信念及社會支持在國中生壓力知覺的作用。教育心理學報，34（1），61-82。
- 黃子青（2006）。電腦動畫：「考」之操縱者。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數位藝術創作組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黃炳城（2004）。國小學生評量經驗的歷程之研究—以一個班級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黃淑馨（1994）。台北市參加「自願就學方案」學生升學壓力、因應行為、身心健康

- 與班級氣氛之研究。《教育研究資訊》，5，14-36。
- 楊永瑞（2004）。家人支持對降低考試焦慮與憂鬱的效果：父母情感過度涉入與親子關係親密度的角色。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莊貴枝、張文雄（2002）。各國技職體系入學考試制度之比較。教育部技職司專案研究報告（編號：F0042838）。台北市：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 董玉如（2002）。試煉：分數對學生的意義與作用。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歐用生（1992）。質的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歐慧敏（2002）。國中生因應策略與行為困擾之調查與訪談研究。《初等教育學報》，15，295-340。
- 蔡嘉慧（1998）。國中生的社會支持、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Apple, M. W. (2004). Creating difference: Neo-liberalism,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al reform. *Educational Policy*, 18(1), 12-44.
- Freire, P. (1993).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M. B. Ramos, Trans.). New York: Continuum.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
- Giroux, H. (2003). Public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otes on a critical theory of educational struggl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35(1), 5-16.
- Li, S. (2005). *Pedagogy of examination: A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pedagog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students' lived experiences of examinatio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 Pong, W. Y., & Chow, J. C. S. (2002). On the pedagogy of examinations in Hong Ko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8(2), 139-149.
- Van Manen, M. (1989). By the light of anecdote. *Phenomenology and Pedagogy*, 7, 232-253.
- Van Manen, M. (1997).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2nd ed.).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投稿收件日：2008 年 7 月 23 日

接受日：2009 年 10 月 26 日

附錄一

 S5/20071024D			
 S4/20080201		考試圍城  S2/20071026A	
 S5/20071212D		 S6/20080201D	
 S6/20071016D		 S3/20080128D	